

北
碓
文集

共
五

七
之
八

來

20
1283
4



北磻文集卷第七

跋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圖

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一幅梵蓬居藏護惟謹貧約奉母貿易
斗升終母之生百帑殆盡年八十八始以此軸遺圓方外自題
曰方外佳友也非暗投矣余讀至此嘆其辦菽水紆願頷白眼
奇蹟鑿方枘圓但知愛親不知愛畫顏平原粥盡乞米後世有
乞米帖梵蓬居以畫市米當時謂之市米畫顏貧於忠梵置於
孝法當配顏傳諸無窮若永仲云結囊勿浪出寒具漆九指方
外其從事斯言

跋穎德秀書文賦後

異時觀老坡與參寥一帖云見穎上人數帑不覺驚喜雖猥奮
驥已過老彪及觀穎書柳鬼傳道婉而勁文賦尤老成穎書此
賦母慮十數本篤於文也第未見其文余不解書喜蓄前輩逸
蹟每得一帖則必曰奇技也豈彼能我獨不能奇玩也豈彼有

我獨不有夜以繼日思竭吾力兼而有之然終不能有或曰我安用是為治人者勞心治於人者勞力人將勞吾力矣外物則德全玩物則德喪物將喪吾德矣所有不既多乎余敬受教

跋穎大師書韓愈師說

柳柳州謂韓退之抗俗作師說而自避師名有取孟子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穎德秀書師說其亟於就有道而求正亦若為老坡書文賦志於文也

跋智廣字

負唯識百法之學者曰智廣字大用廣大矣用宜稱是少長而名長而字禮也又從而為之說何寡焉帶為變所憐無足也畫者足之反使之不成帶寢其說忘其字與名而反諸其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如是然後可與論用大

跋五公帖

或謂前輩貶米南宮字如仲白未見孔子時吾未見其貶也秦

淮海飄飄凌雲之氣見於觚牘參契謹嚴而踈蕩稱其為人無為子辯才師字雖不工率意信手拔俗千丈西菩僧舍故帙中得此五公豁然眼明

跋小米畫

毫素傳衣蕭然名家彷彿對杪溟濛水涯吾不知雲藏山耶山藏雲耶

跋六代傳衣圖

自老胡至老盧一金襴一瓦盂莫不可滋寡滋難圖遂使牙蘗千差萬殊曰法曰心自相抵牾矧乃繪事唐捐工夫加以語言毀譽太虛繫影載馳捕風載驅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讀陽坡許昌朝墓誌銘

通許史學氏
歲太伯銘

六經之尊如天自得之妙如日以自得之妙發明六經則日麗天而纖毫無隱以六經舍融自得之妙則天行日而周沍無跡陽坡居士用力於此收日損之益及其登正菴之門如漚滅全

潮而同平渺瀰蒼頡皓髯語高頌寡不得與民由之有子為不死也可以尉夫九原之思

跋虞仲房隸字

丹丘林詠道出虞兵部書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王宰山水圖兩篇隸法壞自公始然亦自成一家搏擗騫騰鯨鵬撮摩天矯容與煙雲卷舒數十年間豐功厚德之所載識借公為重不專在翰墨也不知公者獨以隸古稱豈知公哉昔歐公以墨君稱文湖州而其篆真草隸皆入神道德文采光明照人荆公誦其詠驚歐云與可拾得耳好賢莫如歐公而以墨君失之文湖州後世謹無以隸古稱公而蹈墨君稱湖州之轍也

跋雪竇老融牛軸

畫牛至戴嵩能事畢矣雪竇老融則又出於規矩準繩之外晴春自牧如超方之士得友得師心平氣定有日新之功露地而眠則飽道足學片石深雲燕晦自若不動聲氣物來斯應新生

之特不受控勒方其解衣盤礴想像乎尋牛訪跡其既成也庶幾乎人牛兩忘已而不復自惜與好事者共之不見筆墨畦畛則又何以異夫轉位回機聖凡所不能測或者以秀閔西讓龍眠之說繩之不直老子一笑

跋橫浦帖

橫浦不喜東坡晚自嶺外歸始誠服焉手書其韓愈廟碑讀孟郊詩送琴聰序無慮十數舊在閩中見於韶石諸孫希尾有大慧題字云橫浦喜書此使韶歲護惟謹今復見此叙字差小於鄉所見橫浦小字不易得尺牘之類亦且大把玩不忍置雖無玉蕤薔薇冷泉芳栢可熏可濯耳

跋沈大卿德和修淨覺塔記

某年月日大卿沈公憲和重修淨覺岳公塔紀歲月詔後世岳師四明禮公而輒難禮反復數千萬言弗務勝務歸於是而已四明倘未死未知庶死誰手東坡謂莊子盜跖等篇真若詆孔

子實陽擠而陰為之助適與楚公子之僕相類以為弗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吾於淨覺四明亦若是說綿綿新學疊疊譏議覃及孤山曰山外宗獨未見如兩公者出忽觀沈記油然而起余屬學四明者刻諸石噫安得淨覺孤山九原可作與之高評山家山外之所同異云

書橘洲跋育王僧圖後

雪竇弗作晦堂灰冷遺質而耆夏滔滔者皆是蓋嘗笑橘洲跋育王僧圖云佛世比丘皆龍虎變化後世皆黃茆白葦抑有所激而云尔始圓上人欲走江西學佛照鄉語時盍語之曰少林嘗走竺西乎必曰未也則又語之曰子過少林遠矣使後世謂吾不解禪願不偉歟

跋貝多葉二

嘗觀此葉於焦山行行老而西歸死於綿之雲蓋寺以遺漢嘉鄧秀烈鄧墓木拱矣復見於升上座因作而言曰譯場不作竺

錫不至鶴峙蛇驚愕聽眩眊一葉之書與無數葉葉葉之義字字融攝盍觀其義而遺其言所觀既亾其亾亦然古之至文鳥跡科斗今不復古竟亦何有惟道人升好古癡絕焉徒得此於鄧秀烈華竺二文一之者人執為此言北磻隱淪右為升維那贊像存乎甃教存乎葉籟雲載駐止于建鄴焚蒐遺文以十象馱龍伯取將半淪兢伽今之所存皆其零落殘圭斷壁此經自若經無攸全義有攸往維義與經非一非兩吾不了義又不識書乃於字外洞明心初右為舟老贊

跋大參樓攻媿論征僑帖

餘姚龍泉寺喚仙閣舊題有征僑二字客屬普滿珣公問於大昌樓公公荅之之帖云云又云終未見二字所出吁公胸中多書若十數世豪貴家畜藏珍竒固有會稽所掌既富且夥豈寧人子日生所讎目閱手數且且知出納之地哉蓋嘗見於大人賦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甘泉賦雖方征僑與

倥傯方猶彷彿其若夢顏師古曰方並行也征姓北僑其名仙人也伯與北聲訛耳豈公未見相如子雲賦乎吾固曰公胸中多書豈寧人子日生所讎目閱手數且且知出納盈縮之地哉開禧元年季秋且北礪某書於賀山三錫堂

題或侍者牧牛圖

牧牛看牛嬾安大仰無所用吾力也佛印四牛畫蛇也梁山十牛蛇足也自得六牛足履也按圖索牛猶索馬也嬾安大仰逸響遺韻掃土矣舉圖而捐之不見全牛而頭角全露至於人牛兩入入屬垂手皆此牛也昧夫在御而它求何獲焉

跋嶼山葛魏二詩

嶼山非聞寺近海不數里餘姓在其左一舍強半宣和間待制葛公次仲丞相魏公南夫尉餘姓時留句壁間寺因有聞而後生益懋勉吾不識兩君子徒誦其詩得其心其功在太常事在太史文章在天下後世不以富貴稱而稱其文章不與富貴磨

滅如流俗臭腐而與此山俱傳也如此

跋嚴太常帖

潞國公及里門則步謂父兄行輩不敢不敬其年德俱邵而與鄉人齒也若此及觀太常嚴汗陰家居尺牘十餘幅親故往來詳緩周密莫不曲盡十八擢第七十而致仕僅有先人之廬而祿止一傳善人報効何嗇哉四世孫為釋子曰法傳出以示子書而歸之

跋嚴太常編傳燈

節傳燈非儒者急務能急於斯非達性命外印組不滯一曲者其孰為之或謂蚤年登科為不幸以其仕則不學矣太常丞嚴公十八登科官居餘暇取傳燈千七百則佛祖機緣言句之切於日用者蒐英獵華手抄巨編老不釋此書易著時說四句偈遺子孫一語不及家事所成就者可知已

跋後谿劉西清贈良傳二帖

良傳嗣講行脚皆後谿西清劉侍郎德修指南傳歷百城自初
友從別峯來至慈氏樓閣門開所見幾人所得何法若謂有得
負吾後谿果無得耶亦復若此至於無得之得亦莫不然夫如
是則後谿所不死者與童壽紫金色臂同一閨紉

跋龍門元侍者血書華嚴八十一卷作八卷

龍門佛眼侍者天竺覺元上人血指細書華嚴八十一卷為八
卷外看經人名氏一卷錢塘薛大資昂作記并跋圓悟大士馮
大學濟州皆隨喜贊歎後一二莫非名勝衲子不知講明續宗
嗣書蕪駢先進庸言俗畫駸駸不已雖圓融行布無所不容然
魚目驪珠必先分辨遂別作一卷首書薛公記跋繼以圓悟馮
公二二名勝其真蹟則存諸經後余則題諸卷末虛左以俟如
薛馮者一以致尚友古人之心一以旌忘軀報母之孝一以遵
勿輕未學之戒

跋九峯了應為山警策後

彭門九峯了應比丘使山陰正受比丘作歐陽率更楷法書馮
山警策欲鏡石以示人俾入於端楷心畫中識古人懇切語如
食與眩而起沉痾曩余客吳興見名相之學者讀此書置書而
作曰鄙野逕庭不足取也則語之曰吾舊病其文采爛然也矜
雄之文信屈聳牙終有俟於後世子雲若鴻山之鄙野逕庭亦
俟後世鴻山矣

跋山谷綠茹贊真蹟

山谷草聖不下蕪張醉素行楷弗逮也然皆自成一家法如王
謝子弟不冠不鞵雖流俗人盛服振袂不如也右綠茹贊疑其
宜州腕力潛微時作不然何以綽約柔緩也如此

跋查菴懷淨土齋倡集并馮給事歸去來詞

般舟三昧心法也生人固有之善一為習所移則貪殘其俗險
很其聚磨蟻旋復莫究端緒習具濟勝責獲稱習出平兩反平
尔也善苟不移也瑤砌幢利瓊沼泝岸胎菡萏聽對林即塵蛻

塵心想純熟生死由是楞嚴所謂心存聖竟時復冥現先覺曲示方略授繫念之要於上上種性雖殃禍檢垂訣之際苦相在目教以十念惡習立轉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賈生之言得之美正不正在習而九花五濁逐風馬牛不相及

跋平江寧上人孔子廟堂碑

書學廢識書者益少韓愈稱羲之俗書吾所以望後世者益狹虞書孔子廟堂碑唐人駸駸晉人者南北壞斷雁跡實繁此本蓋亦朱易得嘗自其殘缺處而求其全沈潛往復而遺其全然後殘缺之大全了了在目雖有智巧不得而形容於語言之間也

跋青羅山翁示子帖

右數語所以開示子孫者至矣思其所示而求諸將見子充然

家有哲匠而驟於外吾恐家雞野鴛之謂復見於此熏曰吾祖死矣則謂之曰亦思其所示乎曰思之則又謂之曰爾祖未始死

跋鄭宗聖博古考義

用器求古器有真贋古人意安在然則古意終不可求歟古之盤盂几杖有銘循銘辨器觸類求之膺與真了了吾目中璧水飲者不俟傍睨知冷暖之節鄭宗聖束髮好古資盡於器搜經史探博記旁羅曲采於圖書欵識又質之於博雅前輩悠然得之於心作博古考義數十卷一名一揚皆有本據沉潛反覆老而益勇盛世苦心之士絕無而僅有所謂呂榮之辨以呂氏榮昌為發宜重加詳而我告

跋清真亮老所得句款可孟藏春詩

蓄奇玩袖之所深戒懼喪志也然寓意不留意何傷乎亮清真得小米雲對半幅樵原太守句款可久假而不歸留詩以為謝

江東部使者孟截春次韻補其虛彙舍畫而得詩與者畫何異
哉雖然殆不足與暢法師白玉麈尾周曰語

題皎如晦行書後山五詩

皎如晦寫陳後山送寶講主云暫息三枝論恐技字不當從木
支姓也天下禪知莫如三支謙亮識也從木有據乎抑筆誤耶
下云重參二老種拍趙州臨濟也二老曹人寶亦曹人公在曹
歸徐時也絃作二袒非具蓋初袒五六袒自有名三文對二老
家初半山老人每以方語對方語梵語對梵語後山用是道也

題惠崇柳塘春水

鴛鴦容與於老柳煖煙春漲中便覺瀟水湘波回塘曲渚款乃
一聲悠然到耳而忘其為畫也

跋東坡海外三帖

一帖喜五仙雲構落成一帖市雲母煮膏見公衛生有經謂其
求長生恐不見後一帖

樓安澤時此帖云坡彭祖劇詩云空發雲母連蓋不見蟠龍煮膏時
今有十片之畫同耶

書壁書記詩卷

余未識永嘉壁交游中多有詩贈之乙酉春仲壁自吳門過余
於西湖南宕客舍是日新晴破陰欲與孤山泉石相勞苦携壁
與數友步兩堤掃天際趙紫芝梅蒜於湖陰拂竹岩錢補載舊
題於江湖偉觀喚知絕湖尋寒泉趙未遂眼歸賦唐律貽壁囑
其藏諸勿輦名勝珠玉使我覺形穢

跋諸尊宿帖

翰墨不是論諸老然皆可觀若墨與訥固擅書名佛智老禪又
自得筆外意韓子蒼評大慧書如古錦囊師子非老於研墨者
未易語此

跋陸放翁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君賀秘監請而有也遂
與山僧巷友爭漢樵蒲翰墨淋漓人爭得之是三帖遂為勤上
人所藏

跋圓悟真蹟

元惠悟宜入語在建炎初元仲夏老子間関江淮煙塵時也一
言一語務開晦昧正人心揭正眼曾無繩毫自為安適計蓋佛
祖在入間世別無它事惟此事耳自此歸雲居尋歸少城婆娑
大隱得人雖不若全盛時潛符密契若惠悟者未易一二數搵
此舊墨使人拳拳

跋圓悟書

圓悟考人自雲居還蜀瑄無玷侍香覺華嚴掌記元微菴首衆
干以見三朝入天龍象駟駕豪雋而與鄉人處曲折詳盡如
此一再讀之恍然鄉黨篇中見孔子

老融散聖畫軸

自普化金華至蜺子九十輩意緒情態皆不夫傳記所載非高
懷逸想經營盤礴不見筆墨畦畛若老融自成一家者未易模
寫曩習回月取人間得之好事者輒取去今僅存殼隸一帋議

者以其微茫淡墨不足以永久遂目之曰罔兩畫行輩中壽此
山一時名德作詩尚奇澁時号梵語詩良金華玉市有定價浮
俗不知也因書融卷後解嘲壽云

跋禪會圖

經史無禪字往往時君世主樂從方外人訪此字義則必據問
為說問其字輒不識其故何也字蹟也義宜也遺蹟而空義洞
然心初未畫之文爛爛經史中絲髮不隱使自見之聖益聖賢
益賢執而泥抑將瘳焉善畫者狀意以顯義自唐肅宣文後唐
少主潮朗刺史老龐翁嫗兒女難疑荅問之情態意緒了了在
目終之以靈照昆弟坐亾立蛻或謂了此義者止於坐亾立蛻
也耶夏蟲不可語於冰夫是之謂

跋杜濠州詩藁

權風煙柄月露判薰蕕一喧寂彈壓今古駟駕萬象寓思於巖
谷邃竇邊雲墟霧嚴扁鏞而司其籥騰踏震耀詘信變故觸物

遇事挈騷雅之矩而為之發鏘乎玲然於天地間八音相表裏
良金華玉豈龍斷塵滓市人能定其賈世興伯仲以文章鳴文
固不相下詩則清深秀整不為斬絕刻削澄渟涵蓄馳驟作者
閩奧人謂白眉寂良間閔戎馬間悲歌慷慨一昌於吟蘄然行
輩中落落不諧俗腫腫雲錦莫知其幾一斑及管庸盡全豹徒
識相遇之歲月於其後命之曰讀世興杜子忻吟草

跋譚浚明所藏山谷岩下放言真蹟

放言放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失規矩準繩然字亦放若孔子
從心時不逾矩矣往往不識此等氣象故有軟語之譏公自默
涪起廢舟泊灩澦隣檣二客乘月吟嘯曰今代無詩人魯直軟
語定不能寫此奇偉之觀盍聯句賦此其一曰千古城西灩澦
堆其次曰上陵下浸碧崔嵬酒數行悲嘶不已而苦澁不續公
朗吟云曉濤激噴萬文雪夜浪急回千里雷二客詰姓字公曰
軟語魯直客媿謝移權右五篇字字有法度為公非家藏今為

譚浚明所珍寶慶二年清明北礪盥鳳泉展玩於介亭之陰

跋誠齋為譚氏作一經堂記

名疾字東生
字浚明

致力於工成於工師者庸工也必得之於規矩之外致力於書成
於經師者族儒也必得之於文字之表工則良工儒則名儒譚
氏世儒名門良齋謝公書其一經堂云為家之甘棠自是名談
誠齋楊公則曰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余舊賦張氏萬卷
堂詩略云萬卷堂中浩如海胸次洞然無芥帶瞳矐初日上闌
干坦腹便便日中曠敢妄意誠齋同哉蓋其與人同者如此

跋正菴法語

右三百餘字孰非帝故中千百年死語死語活弄十倍精明信
不與當時將死雀就地彈者相碌碌况今碌碌者耶時為之語
曰妙喜長書佛眼普說正菴法語天下三絕

跋後谿敬堂詩卷

後溪不學般若任運與修多羅合其用敬堂韻贈照有金篦刮

膜之語又云少陵令人回向心地初耳此礪遺老書其後云後溪不可推過

四明至淳上座寫華嚴經施開元寺跋

根本部略則四種廣則無盡無盡中復無邊乃至不可說轉回入四種行布圓融各安本位各離本處不同不殊無壞無雜不動本際平等無礙八十一卷一嗅無遺百一十城不移寸步逐字寫過未嘗動筆尊者童子至淳上人是則名為三無差別

書坦禪師塔石

育王塔廟作於晉革律於我宋再傳而禪林始具體而微公來而大備宏略蕙善不遺秋毫尤究心老病孤弱豐功懋德與此山俱傳既息幻影瘞于鄮之西麓歲清明日羞蘋藻作供於戲塔不逾尋老屋打頭風松笙鏞雲蘿屠酥泉清石潔派芳不歇退居違古壽藏欺世妄庸成俗各自為計一朝寢疾凡所以給侍奔走已若不相識目未瞑素分罔均攫擎起爭端臭腐與狐

兔俱故吾申之為不自量者戒公之名章傑句在方冊蓋出上方岳之門而內交於雪竇顯尤警技可紀者半山老人詩在焉

書尼刺

比丘釋子通稱也尼別男女也七佛前無尼創於耶輸陀羅得度於釋迦文法華稱耶輸陀羅比丘尼傳燈載尼惣持末山尼了然妙喜書中有尼無着妙惣皆尼之奇傑者了比丘事比丘所甚難尼尤難也佛祖寢古蹟浮圖為亂階嫵態媚辭以欽師所謂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為使尼均稱比丘昧者靡然從之名稱不正胡往而非不正祖云男女有別草木無傷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天下之大分也別男女天下之大倫也於戲三學窳窳律部尤甚波羅提木义遂成具文而波逸提突吉羅未易議然則柰何曰請以梵壇治之異其自化終不反也然後請命於波羅提木义而從事於波逸提突吉羅不然何以制外道梵志尼捷子等之所譏議云

跋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絕出派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東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質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

跋涪州圓上人母氏遺書

哀哀母蒼蒼天子失母度失知有生不歸有蒲可編咨尔涪州圓二者空擇焉二者一得一亦捐千古萬古廩在前不獨見母求母憐祖塔深鎖空山煙塔中四辯蜚濤瀾與萬象說常熾然

跋趙正字士舞帖

山谷貶空州全臺攻蘇黃門元祐籍中子弟在官者黜數百人正字趙士舞報參寥書中語噫前輩論小人以國子人必空國無君子非鈞黨不可陵遲至靖康縣官蒙塵國家再造往往姦

血尚澤遺類抑君子之殄小人其難也如此

跋秀紫芝帖

參寥諸孫尹公嘗從秀紫芝游秀掌吾大慧祖記婁與橫浦諸名流談往往墮其煙霧中異時張魏公駐師利閭用其雜耕渭上之榮緩諸道餉饋有用之才也若尹帖中語皆非參寥覺範所能道偶見之於啓上人喜為之書

跋常熟長錢竹岩詩集

竹岩嬾翁錢真載問余曰子於詩以前輩誰為準的余曰以自已為準的竹岩笑曰子何言之誕也余曰事與境觸情與物感發之於言惟志之所之不至學孫吳顧方略何如耳竹岩曰矧若子之言陶謝其猶病諸雖然陶謝亦人耳少陵號稱詩史又曰集大成老坡比之太史遷學崑体者目之村夫子或又謂文章至李義山特一厄學郊島則二於一二新巧字謂之字面已見笑於商周庸人小夫余用力陶謝博約少陵十數年所得於

風濤塵土中古律相半盍為我觀之欲觀子者好與我何如時
括蒼太守安僖諸孫希明欲刊諸郡齋於是擇其警拔者得三
之二合二百五十餘名曰竹巖拾葉嘉定紀元重陽後五日北
礪某書於丹丘般若精舍

跋錢彭空吟僧傳

天地間奇詭莫若吟吟果何事哉蕃藟約豐課有責空菟攪情
狀批剔萬象學猶學憚功成蛻蟬紛紛後生競浮靡文淺率欲
謝瞻黥乘滉濇而友倏忽闖吾彭空傳載弗望洋向若吾不信
也因作而言曰聲成文文成音逸響号沉沉悠悠我心

跋汪龍溪彥章殖齋記

周知宗聖祖

吾取諸老跋周氏殖齋記一語云殖之時義大矣哉惜哉龍溪
寓以耕也遂以其子聯翩擢第為殖之効回也好學其志恐不
及此此漢儒所謂經明則取青紫如拾地芥安得殆庶作於九
原與之論夫學壬辰閏月二十夜漏下數十刻北礪某書於殖

齋諸孫季舒景魏甫家

跋孫晉陵帖

晉陵無恙時索詩索字應接不暇不獨展獨笑一限
展獨笑一限帖中語也
一翁送詩與梅都官和家人云好時好節送詩去擾人是不知
太守之樂其樂也

跋蓮社圖

此圖之作始於龍眠李伯時余則喟然而作曰理亂不關懷利
害不入耳迭評逸品為佳士不抹覆山身隨戮辱不為也非不
然也遂使此一十八人放於康山之陽鑿池種藕授詩譚易為
般舟之學身土俱厭莫西向之歸吁茲何時哉

書元次山惡圓惡曲後

阿即墨皆齊邑阿譽日以聞王使人視之其政厖亨阿大夫及
其左右所嘗售譽於阿而致譽於王者圓轉曲從既阿以及其
身即墨政美而無譽王使人視之乃受賞圓詭隨也曲亦尔詩

曰無縱詭隨方正者所惡如惡臭元子作惡圓又惡曲曲與圓一耳何兩哉未有能圓轉不能曲從而能小人也惡圓曰寧方為年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吾以望夷之事訂之然後知秦空國無方正之君子有別寧方為康不圓為馬寧方為死不圓為賊賊臣雖暴猛豈不折堂堂弒逆之膽而自喪其魄哉茲邪凶惡其國乎於戲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書劉蛻文塚銘後

天下文明涸為華川萎為春妍時危則鄭衛日淫風雅日瘖蓋聲音文物為禮樂之容禮樂興衰開時政觀風者不敢忽劉蛻文塚銘巋然於梓之堯率寺距吾廬不數舍觀者莫不慨其所為嘉其志一而氣老逶迤多態言盡而意有餘十五年得二子一百八十帙當時不加採用至今四百餘載遂為人代之羞貞元元和間詞人咳唾珠玉若蛻之英体逸調世果盡知與不也耶其自序曰然自振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穀梁

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何必聚而封之由此觀之則其中譽魁不並待天下後世有餘憤安知來者遂無類已者出發而明之噫三都未成人已欲覆瓿法言未振俟後世子雲不知不坦君子之事也豈未聞君子之道乎或曰魯壁汲塚龜從筮貞不華厥躬或華于人探吾破囊韻古芳塵將用晦而大明闕何病於幽局

書耒耜書高風稱孔子佛

余為佛者有為黃老者出此索余著語於是編閱題跋皆中朝富貴人莫不知其師而以佛為諱見於行事則往往相矣吾欲尊吾師吾師弗俟吾尊而尊也曩尸宣之彰教造法堂上梁其略去人其人廬其廬矧愈之強為辨也尔為尔我為我於惠也初何傷焉茲於斯亦作是說

題瀟湘八景

少時誦宋音尊者瀟湘八景詩詩雖未必盡八景佳處然可想

而知其似也忽展橫幅於飛來濃翠間詠少陵所謂湖南清絕地便覺精爽飛越

題廬山圖

曾見廬山是謂不負眼識其面目弗俟步屨煙霏臨眺寒翠出奇品評取巧圖寫舍是未必不若毛延壽之於歸州女兒偶閱此卷殆庶乎萬一

跋瑣師所作飲中八仙圖

飲中趣詩人歌之詩中畫畫者臨之可以止矣題跋者方爭妍取奇角其力於八仙酣適之地若非耽其所者若路逢麴車則必欲坐詩窮於作歌者之間閑浣花溪西突不黔而後已此礪不敏請避三舍

跋方別駕味道記黃赤向橫舟

橫舟有待也記之者能道其意中事從而發其蘊者稱是半淮吹腥豔豕嘯類餘波未流無所不至纜可以解矣運一耳目均

諸同舟風怒雲黑水立晝暝不約而同若左右手飛廉海若無用夫勇則於吳起掉舌魏文恃險果虛語哉

跋西嶽降靈圖

降靈筆墨自龍眠此圖之工緻開卷即知為龍眠老手布置人物雜以鬼怪洎妙麗乘跨皆不失幼長貴賤之序進退向背之宜雲中卷舒出沒非全完而全完出人意外至於毫芒瑣屑出奇策勝疑其為老劉或其徒劉朝圭所能蓋嘗見諸白玉樓畫於臨川陸伯敬伯敬象山之子自言得之於荆門而毫芒瑣屑出竒策勝與此無有二可珍也已紙絹之壽千年半千不足計不幸落浮俗富貴家藏以十襲肆羽魚宅於中與塵壒俱盡豈若遇名流時一鑒賞之為愈譬夫朝聞夕死豈不佳於十襲一千半千載壽於羽魚宅哉

書泉南珍書記行卷

學陶謝不及則失之放學李杜不及則失之巧學晚唐不及則

失之俗泉南珍藏叟學晚唐吾未見其失亦未見其止駸、不
已庸不與姚賈方軌薄靄遮西日歸鷗帶北雲題金山也永嘉
詩人劉荆山抵掌而作曰應是我輩語暇日裴回孤山南北宕
吊天樂墓田憩叅寥泉論鍊意與鍊句鍊字之別噫適然得之
者意何鍊為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凡二十九言詩則曰託謨定命
遠猷辰告八言盡厥旨詩之嚴句與字均若渾鋼百煉書以遺
珍識是日博約

書鏡潭照藏主水墨草虫

鏡潭照草虫水墨出竒便覺蘭陵畫手風斯在下當如伯樂
相馬取其神駿遺其牝牡玄黃

題水墨狸奴

鼠不仁執之尤不仁寫生者增其悍益重吾之好生

題龍眠控馬圖

鍊腕趣鍊蹄踏行如雲立如玉誰寫神駿一空真北矧乃御者
非賤工也

跋甜畫

寫生取難形容其難更難題跋亦難不問工拙又難順情胡寫
又更難胡寫了欲人不笑倍復難於前數難思其所以難而却其
請而求免見訝難矣哉

跋樓雲卧詩

晚唐之作武盡美矣李杜韓柳際夫濤瀾注於五字七字不滌消滴
鏗錡畏佳盡掩衆作或曰晚唐日新唐風日不競莫不譁而咻
之淳熙初四明張武子續遺響數十年間相應酬者較竒薦屢
眠昔無愧今出新篇逾百客窺夜檠昏花為之落蒂清警特殊
絕其尤者吾不得而形容退之招楊之果云之果南山來文字
得我驚今得新篇不覺毛髮噤痒

跋朴翁詩葛天民

補翁詩偈一十五詩帶在騷偈說玄妙非無玄妙也如古畫一
後膠於丹碧求痕於膠空雲鳥蹟雖離婁子莫得其朕緇時一
歛髮後十四緇時非不佳終不若歛髮後衡從恣橫弗可加以
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髮無遺恨好事者徒得其蹟於
平時其蘭亭真蹟獨吾與烏有生相眠而笑於其泊然之頃當與
知者道

跋陸放翁帖

予束髮就外傳時先生長者言蜀帥范石湖陸放翁寶圭筆墨
勃敵片言隻字人皆珍惜壯而游吳越始克識之因其與吾蜀
別峯橘洲諸大老臭味之偶故婁聞聲效帖中所謂正法龍華
皆別峯在蜀開法處與翁躡躡勃宰抵掌嘯詠之地若季長知
幾亦蜀之大名勝翁於數公尤壽考晚年使子孫選陶謝警策
語於靈壁柱卽州九節竹東西而觀之拳、於蜀雖竹策不相
舍貴其有節而重蜀產若與帖中諸老游焉

跋陶山帖

陶山謂荆公素不好習書不欲踏人脚蹟不特書爾至於問學
不喜觀左丘明肯踏他人蹟哉得時行道凡所建明衆所不與
此其特立獨行者如此右一帖筆勢掀舉而穩重雖不習書吾
必謂之習矣陶山東萊書其後吾欲分其一又恐天下奇物不
可離其偶屬慨護持以傳世後見我必出此作供

跋甘露滅記韓徐語

了翁不喜寂音尊者稱甘露滅自是叢林以字稱妙喜聞後生
稱亮範輒斥之曰甘露滅乃真淨嫡嗣奈何以字稱了翁妙喜
豈相反者耶送僧序懲尸素而傲睨高躡針衲子之膏肓記韓
徐語示古宿之緒餘所謂雪後見西湖諸峯則不勝踈爽今於
西湖踈爽中書其後聖燼餘雪後諸峯不啻於寂音勤止之思

跋四明何道友馮華嚴

五十三人一縷空小兒雖小膽如天百城煙水無重數買得歸

來不費錢或曰書經佛子何首友請跋手書華嚴乃替南詢童子何哉別謂之曰八十一卷菩薩說十之七八教主輒出光明以表示之非無說也至於雲興瓶注問答繁作一生事畢童子一人而已塵中消息屬之誰與乃知教主放光菩薩問答童子南詢三無差別佛子書之不加一點北磻饒舌不入衆數

跋荆溪教藏記

然尊者生荆溪鼓吹佛權之道譬如為山始一篲而九仞後世登絕頂小天下自四明天竺孤山淨覺後欲觀其趾或躋其麓亦未嘗乏求如淨覺孤山未之見往々讀四教儀未徹而行舛字訛未見山家一斑輒交口指為山外宗噫安得兩公復起與之論山家山外之所同異

跋證覺長懺觀堂舍田檀越名氏碑

輟遺子孫之田作長懺觀堂菩薩行人加行之資糧培埴祖宗冥福於既往與買書教子掃榻延師同出一轍非知夫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隳祖宗之業者何以及此其名氏謹刻諸石俾後之飯於斯粥於斯觀行圓滿於斯者知所自

北磻文集卷第八

四月初八疏

優曇一花五濁離垢景緯孤朗八紘無雲藐粟散王受命之符
恢覺皇子聯芳之應駕紫金畢逋之馭夢兆殊常滿白玉蟾蜍
之輪相無不足莫颯風於八葉龍翻水於九淵祥應初多潔表
新沐負克長克君之岐嶷豈載生載育之劬勞嗟玆御之枯身
弃金輪於脫屣逆旅絳關故家雪山揚鞭逾城拔劍斬髮苦形
四相雲泥堅密之身樂止一生杳鑿妙嚴之福閱六年於彈指
集萬善而匪躬方掉鞅於三空遂捐軀於半偈非真精進即大
闡提與其徐行復長者於慈氏如來逮如實際曷若善價而沽
諸於城東老姥或老婆心巨測巨量是則是倣伏願愍末運迷
津者衆以盡為期俾未來補處之尊仰成而已

臘月初八日疏

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一日復出既出而無名以星明處為疑

則河清時安莫王樓春透金鏤玄通謂有得耶弗授然燈之記以無為也迥超彌勒之先初喻日出則高山先明終知根殊則覆盆迷照不齊物之情也行健天何言哉惟利鈍之參差故偏圓之別異利說熾然說無說無聞大空勝義空不空不有話頭瞥轉衆目斯張拈花則微笑隨之乞乳則深譏至矣設吾權變適宜之巧順逆兼資徇爾顛倒所欲之私衡從相濟半字滿字別傳正傳莫非塵沙法門具有智慧德相泉蒙始達既三轉於法輪雷迅不驚逐一開於蟄戶深心奉塵刹諸佛如虛空誓在捐軀式資援手伏願祇夜瀾翻珠璧倘可忘筌渾儀光轉璇璣式慙尋劍

二月十五佛涅槃跡

傳燈無白日開長不夜之光明多暝作黃昏見本不常之代謝與其法固應尔曷若身先徇之故於花笑鶯啼示以鐘殘漏盡輪希再轉曾聞吾轉輪耶道記當成既見子行道矣重摩萬字

雙舉輻文審諦觀於垂盡之時印後至於忘言之頃紫金岌岌一丈六尺烟滅灰飛明月腫腫八斛四斗珠回玉轉登地以前則嬰兒失乳預流以往則逋客迷家含識以還不言而喻踞涅槃岸既云始從鹿苑終至跋提河於法華經又曰常在鷲峯及餘諸住處擬之則失證而乃知尚堪薦供效野人之芹譬夫存羊告宗廟之胡噬臍可媿揆禮為空本師釋迦如來伏願慈信相思壽量之弗遐室中宣演眷優填幻梅檀之惟肖天上來歸寺越僧祇長如佛世

天台忌辰跡

古塔開扉半座平兮風月靈山在目三周俱付筌蹄推我慢自高之幢示吾今親證之地陳隋應運蠻貊同文小根小莖母望洋向若而嘆大枝大葉皆拔茹連茹而征衆立繞司命遜其高寒諸子駕安車鞭其殼棘生民以來未有愈高太山北斗之具瞻此舟過后更無益重浮木盲龜之難值玄珠休景智鑑沉光

攪蘇酥酪之既成收卷波瀾而遐舉象武方絕塵於無何有鄭
聲將亂雅於侏離淫允賴正音洗空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管
諱日之齋擷芳於沼沚之毛式資明信度敬於涓埃之効允答
洪休法空寶覺智者大禪師伏願有伴即來招手勿忘於金
地如月初上分身豈間於潢派再振玄猷庶昌厥後

遠法師忌辰疏

無處繫心意江蓮之白羽買鄰有地食籬菊之黃金豹闕心鏡
之九派蠡酌影堂之六事大書特書屢書書之不盡盡則重書
惟止能止衆止止則旁派流而莫止十七人下風北面八百年
白雪陽春易明未畫則直指三聖之同詩授既刪則曲盡四家
之異示共學則懿揚雄百川學海論不敬則符孟軻莫我敬王
山北山南野花啼鳥佛前佛後慧日慈雲用則行舍則蔽波羅
提開遮自若瞻在前忽在後芬陀利孕育芳鮮肯投明月於潢
渌必反斷旒於清泰爰憑海木式薦谿蘋白蓮社主正覺辯

覺圓悟大法師廬山尊者伏願一刹一塵即五老舊遊之風月
難兄難弟竭兩雄分座之儀刑車不司南品希直上

承天造水陸堂榜

小峨眉普賢住止界開白銀大精舍慧感護持功蓋緇籍種德
有地設冥無堂豈因仍而不為亦講明之未至要見聖凡融會
必先輪奐裝嚴袈裟畏草鞋道者非修造手須弥納芥子使君
結殊勝緣庶補缺文以嘉成績惟心淨土筌蹄九類之苦源焦
面蓬頭條帽萬間之蔭樾

泗洲生日疏

既是泗洲却在揚州出現苟非列聖盍為徽聖之歸蟾規圓印
千江羊角清號萬竅香花吳蜀自其小者觀之雨露塵沙是謂
大成者也孰不曰萬靈之本豈止於一國之師默贊盛明顯揚
湛空橫空三百尺障龜山既倒之瀾踞地十三成藐鷲嶺平公
之相矧茲三輔稱此獨尊冰雪炎涼稻梁飢饉疇大恩於誕慶

同詠春沂夏小善於微茫復祈秋涼

普照水陸閣成設冥一月榜

於一毫端出現莊嚴藏樓閣超三際外豁開險惡道津梁金山
風月平分各水門庭肇造半空橫且美輪奐之洋洋萬目聳
觀如岡如陵之岌岌思薰二利法運四檀後天先祝於大年淨
供敢忘於幾月機雲故宅鼓鐘禮樂如平時華梵舊章表揭稻
梁於長夜

當湖建觀音殿念佛道場榜

白衣幻月輪之相在佛左邊黃金開車軸之花題名萼上盡是
契經所說又於方冊重書欲分海岸風煙來壯湖山棟宇化千
二百五十之衆施亦如之想十二萬九千之餘見而後已擬超
濁劫合辦西資應以此身現此身而說法示諸淨土於淨土以
求生看飛檐橫不度之雲對懸鼓狀欲殘之日自憶而念同上
九蓮臺從聞而思共入三摩地

益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

唐張巡許遠宋張九成皆益官人

過迷真懺廡堂亦奚以為中悟假名在我固如是已矧一身之
易集嗔四衆之難盟頃風雨大厦之幘幘作釋梵隨身之觀關
人天交接事法融通長短期安用他圖前後佛皆從此出波翻
五欲滔滔誰障狂瀾塵淨寸田蕤蕤自滋芳稼 鈞天密迹金
地淒涼盍補缺文庶幾具体忠肝義膽格雙厝之虎臣誠意正
心符百年之龍首

慶寧鍾樓榜

平地一聲欲震驚於天表重簷百尺方經畫於胸中莫先柱石
之求副以棟梁之用未任獨力盍扣四檀陳篋簾於重楹着教
穩審夢檀蘿於五曉喚起憐騰周匝闌干吐吞雲月部勒山川
氣象足成刹土莊嚴鐘到客舡半夜何妨得句潮生浦口遠明
尤快觀瀾壽與樓高慶隨基壯

廣照建藏殿榜

百萬買隣依祠山之正直十三聳對珪叔之稜層橫陳湖山
這邊政在煙雨佳處度經之藏琅函玉笈俱收旋軸之樞福海
壽山齊運諸緣易就此殿難成大力量大富貴拈起話頭阿練
若阿闍黎敢忘恩紀神龍湧出行看八面玲瓏賀燕歸來坐待
一門超越

高麗造華嚴觀堂榜

鼎分三觀靜於幻寐居先根具三期長視下中為次是謂真懺
悔處孰非諸勝善人盡大千刹土之提封著百億彌盧之日月
期須有制觀可無堂敢忘經始之勤終莫落成之喜詹匐栴檀
曉露側布黃金桃花派水春風岑開翠玉鏡燈十界車軸九蓮
姓名題在花鬢福報收歸果位

道場建千僧行道閣榜

幽谷徹青霄雲雨沈沈大厦清沆照瑤席鴛鴦翼翼層簷四垂
橫檻危闌兩以行空複道象龍蹴踏燕雀棲遲老王堂仙愛此

山看不足昔金園容謝諸侯弗為高是真六和合身心盡住千
莊嚴樓閣泉甘一勺澹尋君子之交德懋寸田願廣善人之施

寶梵崇壽建閣榜

院是京師舊制內侍相攸額懸武肅新題宗藩請命欲建妙莊
嚴閣以容上尊勝王啓翼闡復道之煙霏拓尺土寸金之田地
童子歛念睡夢覺蓮花開頭陀擎拳所作辦梵行立自片凡根
椽之始承千秋萬歲之終轂走香塵通八荒之壽域檐栖翠霧
渺一亘之仁天既託悒悒敢忘報効

育王請雲退谷湯榜

直前橫床示尊事名勝之禮午後需蜜忍死檢毗尼之文起泉
石之膏音同芝蘭之臭味悲惟某品黑石蜜中邊皆甜祖花木
瓜根性特異一點都無菜氣百天香苦為誰甜甘小眾
妙小酬沉澆是中惟一味醍醐畧講叢林於斯見三代禮樂

趙山建慈氏閣下作方丈榜

開山祖師與宏智同行

一錫勸游相攸得雲山之勝六傳有託策勳擅蘭若之雄根椽
片瓦皆願力中來綉棟蜚莛如畫圖中出欲借雲霄之便須開
樓閣之門上以容百城徧歷之方下以闢二士共談之地重重
無盡光寒帝網之珠綽綽有餘量廣燈王之座作塵刹妙嚴之
事答乾坤浩蕩之春旁通教外之傳仰贊域中之大

圓明結夏光明經會榜

常轉如是經盡在筌蹄之外不省遮箇意徒膠文字之繁要結
千人萬人豈但一卷兩卷桃花三級看喁喁羽化之奠金鼓一
聲笑栩栩夢回之蝶

白蓮花寺翻蓋法堂榜

寺在風篁嶺下隆法師誦經於此蓮生陸地鶯鷺亦能誦經

一闡提皆具信根羽禽何與修多羅如標月指龍藏咸詮高原
陸地不生蓮花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境如清泰後夜此堂空月
明桃似玄都前度劉郎在何處壁踈屋漏雨震風陵持危扶顛
回陋就簡菩薩居四依之次姑待重來鴛鴦蜚百尺之簷行看

先賀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負首膺天上平章價雖重於
連城產獨珍於雙璧恭惟某寵光五葉一杯分萬象之甘彈壓
群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為源春夢不到
池塘眷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馥四河衮衮無邊襟袖生
涼兩腋颼颼未已

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試從
師友淵源欲起煙霞沉痾恭惟某攬雜毒海設醴奚為開甘露
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自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薦醍醐
一味之醇擷芝木衆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
於膏肓見善知識如優曇花尉千載得賢於季孟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入雲表刹化成南度莊嚴倒景浮圖彈壓北高巍峭桂子從廣

寒飄下蓮峯自西竺飛來一龕長放光明誰名彌勒孰是彌勒
兩地平分風月有是文殊即非文殊欲策勳輪奐之餘忍袖手
顛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太山盤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凌雨
震風之託

妙湛月岩中茶湯榜

枝槁不春此外如何采摘對空無影是中特地婆娑小團破新
錫之珍方諸勺初修之月恭惟其圓頓培壅山林品題正其味
於森嚴舌須具眼回餘甘於苦釀甌已翻雲要驗同盟更無別
味肆辯河之衮衮疏瀹道腴導正派之滔滔洗空禪病
者婆死而百草皆泣世豈無醫良遠徹而諸人不知禪寧負教
不須添指只貴點頭恭惟其會獵玄中笑守株而自苦獨演言
外如課蜜以分甘可無一施具有眾毒飲者若諳此味瞑眩膏
盲學人未達其源肝膽楚越

淨光江月閣榜一宿覺道場

傑閣凌虛頗稱松風題榜小軒總勝未舒江月衿懷不須社老
千間要架元龍百尺陰晴態度看江上數峯青騷雅平章補天
邊一鳥下盡除菑翳都着闌干歌夢生春草之詩快遠送飛鱗
之目造鳳樓之手段秦豈無人視井幹之規榭風斯在下

龍井法堂榜

二士共談必說妙法際元豐元祐昌明之時三人同行必有我
師駕難弟難兄賢良之選蜀仙去後吳僧寐寔華表歸來塵世
淒涼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他百世楷模六種成就法空
為座可無高廣之床道直如弦亦有恢洪之地青眼皆逢此阮
未稱全提一瓣竟為南豐休尋別調

報恩重修鐘樓榜

箕箒不虛任大扣大鳴之責簷楹幾墜思既安既固之圖休論
卓地無錐須信擎天有柱就中獨步更上一層半江月在前峯
兩幘雲橫絕頂五鳳造樓手梓人築相道之勳踈鐘到客舫納

子合詩人之轍

梅屏茶湯榜

攬春小摘不孤培壠工夫亭午新烹要驗平章手段欲破一規
玄壁如珍萬選青錢長恐暗投直湏明破恭惟某轆轤汲曉露
冷銀床杵臼策勳香浮鐵磨與萬象平分秋色提折鑷自煮松
聲腋涼生可御之風湯老却未佳之客被渠搜攬五千卷何
以當之喚尔憎騰二三子何濡滯也

偃鼠飲河弗信醍醐海闊黃蜂分釀放教姜杏杯深尋他海上
同盟燕我山中餘瀝恭惟某具上藥草雨露惟新眠小根莖雲
泥有異舐鼎快昇騰而去折肱湏諳鍊而知笑諸方五味不療
人饑試三昧單傳反攻他毒非時不食或送客或拒客法固如
斯入手便知能殺人能活人吾無別味

西菩寺建五鳳樓榜

佛奚為哉安自崇樓傑閣法如是故從它善境冥心人間放泊

葺一日之居桑下禪樓遵信宿之戒雜花尊貴宗廟百官之美
何以加諸圓覺密嚴天地萬物之情盡在是矣欲舉此役豈圖
偉觀橫陳五朶如鳳凰來儀洞開六扉看龍象蹴踏蒲牢吼五
更之月留取危層玉函載三藏之支却於平地三千世界徧莊
嚴綽綽有餘十二闌干普光明重重無盡

鄉講榜

火宅只一門出門便了髻珠不兩箇得箇方休居寐光猶自索
車投夜光徒勞按劍於斯三者但說一乘彈偏擊小示性具光
明顯實開權揭山家要與歌太平於無象物共熙熙嘉豐樂於
有年民生皞皞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峇軋坤浩蕩之春安住神
通轉不退輪結香火團圓之柱社

錢塘江上窳照寺幹佛殿藏殿僧堂浴室鐘樓禪榜

黃金田地斬新舍衛祇園紫陌塵埃依舊長安古路層雲渺虛
徐梵放一頭低彈壓春潮欲觀螺髻橫秋先辦璇題納月更借

琅函出海却看機軸旋風高架宏撞直頂百尺衡眠倒卧各要
三椽祖師有意傳衣莫書墻壁居士本來無垢謾煮薺薇咨尔
衆檀成茲六度捕草梵刹竟揮戈慧日西頽隔岸越山多縱目
大江東去

韜光菴修造榜

喚朝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由傳詠甘棠尚可明南國
之教花倡曾煩招隱白鷗終不寒盟排闥送青來知何日了問
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駕把茆欲墜隻力奚為
萬間倘遂帡幪一盍儘歌藜藿飢猿臺畔起四三橡栗之翁布
地園中須百萬擣菹之手

下竺九品觀修造榜

持遠與人同學惠不師其蹟劉雷不世出晞顏亦聖之徒無初
禪天上劫壞三灾有泰華峯頭花開十丈雲橫小嶺洞鎖香林
悉力同心齊肯室肯堂之可否較奇薦巧嘉美輪美奐之莊嚴

浮圖合尖公案便了擬議則疑城在自可容蹉過了黃面瞿曇
承當則淨土唯心終待重來之黑王相國

仙林火後建舍那佛閣下作戒壇于中殿榜

堯天雲靜式瞻舜日晶明佛閣門開要見法身充滿梵宇雄雄稱仙
遊林苑

奎文爛爛旌律部毗尼劫灰剝掃之餘天道好還之日

橫拜百尺巍然複道之登平步三層凜若齋壇之拜塵刹無非
輪奐京都盡是莊嚴刀斧不痕衣孟有託曲闌衡檻風雲會處
扶持片瓦根椽仁壽域中成就

普照寺修西方佛閣展殿軒榜

真懿大師請作

觀無量壽開仁壽以同躋後善導師知宗師之可敬矧機雲之
故宅懷持遠之高風燕唐棣之偏反種芴陀之芳潔霜鐘敲月
幾萬家深省之初性海澄秋笑二瓢獨醒之晚班題霧暗歌則
飛蓬雪砌苔封淒涼老屋古寺無錐卓地未免求人華亭有柱
擎天何妨借力幻層軒之翼翼襯重閣之渠渠苔草坤浩蕩之

春聽幢對從衡之說

超果教寺展墻展岸造橋砌路榜

岸趾深移侵魚鳥忘情之地墻腰縵繞拓象龍禦侮之方雲垂野渡陰陰路透長安蕩蕩何妨鑑水薦橋流水不涸弗用占鳥看人好鳥亦好庶幾前人無不了公案抑見超果皆可種福田檀度樂然吾事濟矣

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向來八十一院等華嚴八十一卷之文只今千百億人受菩薩千百億身之記故址淪於八九後生習以尋常習宋而來典刑不墜一日必尊先資起廢之緣三核是圖未遂守成之計風雨飄搖既久塵埃湮沒居多私它五福之田作我萬間之庇非列寒泉食以楊枝徧洒之初珠從合浦還正舊物重收之後

神林寶雲誦蓮經會榜

結香火團圓之社是謂正修峇輒坤浩蕩之春可容虛度六萬

言之花偈數百衆之鄉於入三昧門皆一乘法靈山未散如天台親見之時炎丘正然笑諸子爭馳之際

中竺造佛殿榜

以大圓覺為伽藍豈有方隅建立將此深心奉塵刹可無位次安排不須實際理上提撕且就事相中商略坤寧見在佛曾分祇對之金天寧應化身未託把茆之地看他伎倆累我兒孫俟黃河三千年優曇未謝多彭祖二百歲班掌重來如南極現則主壽昌効華封祝則聖人壽

憲聖太后大行開徽道場疏

贊列聖之休光虞嬪易老動曾孫之終慕周母難忘爰啓梵筵上嚴仙馭大行憲聖太后伏願歲海三千刹式資汗漫之遊神山十二樓長燕逍遙之地
二南基王化之源丕承前懿五福叙彝倫之本克享天金表鐘厥躬聖動率土大行憲聖太皇太后恭願大珠欺月湛本体之

精明飛佩凌空奉在天之眷哲

華亭趙果幹田跡

開山打十方水雲易集負郭無二頃鐘鼓難停且看袂馬追風
不放泥牛入海合耦相助斯近古之可書一飽忘飢繼自今而
無媿犯人苗稼非我儕派結千年常住之緣享五福康寧之報

靈隱翻蓋僧堂疏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閑却倘有幘幪
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哀君五福造次顛沛必
於是還我三椽

覺海鑄鐘疏

林浦在錢塘江上

收拾六州之鍊盡入洪爐范圍十斛之規方成大器仰而為鼎
鳴則驚人作興禮樂於山林號令人天於夜且群峯蒼響不妨
境與心空兩岸皆聞喚得漸隨月上

化關美人冷淘供跡

明月團團鑿刀細縷素絲縱縱雪浪輕浮典刑見高槐葉之詩
功業擅温淘君之傳開單萬指培他五福之基飽尔百飢自我
一餐之惠

建三門且過浴室跡

薄暮投栖已有客舍并州之夢黎明徑去豈無龍山雪夜之人
不惟妙觸宣明抑見此明廣大弗勞斤斧涅槃三德圓常重振
規撫契經六種成就

化煎笋跡

江漢春曉抽簪滿林篔簹夕曛噴飮滿案歲晚屢形歌詠春風
又長雲仍直節虛心敢辭鼎鑊太虛有口也共盤食

靈鷲修造疏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挽衡三竺之
雄莫復還兩晉之舊補苴罅漏首法堂翼兩廊扶持顛危襟蓮
峯帶雙磻便便惟護尔誓將以就緒為期憂憂其難哉豈敢言

信緣而已

天竺靈山寺九品觀堂成修法華期懺疏

五欲翻濤過懷山襄陵之患諸子出戶免焦頭爛額之虞欲問
津碧甃涼池先曲突於炎丘火宅四生路滑蟻何啻於循環九
品觀成燕敢忘於賀厦借法華三昧之力辦此身心看靈山一
會之人無復枝葉

智鎰求僧疏

觸事無心弗後它覓明宗有偈不倩人題身欲等於象龍盟敢
寒於鷗鷺橫眸看梵宇蒼未了之息休露頂灑松風見本來之
面目

真如山門檀越二疏

倚門墻則塵之風生荷橐出思議之表也春透梅梢矧脫穎之
難藏緊敗群之當去恭惟某心如古竈內史灰然足謝黃塵將
軍手汚友古人於既往振末緒於將零洗衝棟汗牛之書童滯

殼迷封之弊市驂駟之骨來千里之權竒彈師子之筋斷衆弦
之嘈雜

學到空宗謝歸墨歸揚之嘆民歌至化尊即心即佛之聞至於
白叟黃童盡在春風和氣恭惟某茶如語苦薺豈非甘境與人
佳蔗何妨倒無補而食前方丈吾不忍乞墻之羞知權而度外
直尋彼安知軼轍之騁尚堪布地一笑如給孤園已辦趨隅再
拜執弟子禮

印可堂住廣福山門諸山兩疏

珠豈知合浦之渾去而忘反璧安俟連城而重全亦何難既虛
載月之舟當順回淵之水恭惟某落落蛻俗兢兢履冰雖捐軀
為法詎敢辭勞至踐青折萌未始少忽振故山於將廢必然肯
來為此道而扶顛何所不可眷玄學葵傾之敬尉紫荷持橐之
靈尚堪一行敢怠三請尚

因頓入圓江漢朝宗于海彈偏擊小丘陵不至于山續半千間

世之燈償百萬買隣之願恭惟其惟一真實攝諸律儀統有宗
會有元辯說無礙進以禮退以義去留適宜方欲事玄龜六藏
豈謂中青銅萬選車谿正今全提又見重新貧女短檠亦照何
妨遙夜謹

代延慶山門蓮社兩疏請奎梅峯

平生所得辨香敢負南豐流俗無根別謂俄從下俚一變足矣
衆楚咻之欲超絕於諸方章謬悠於雙稟其犀眸不瞬象膳奚
為匪素定而不移抑貿迂而失據太原乎上座笑雪峯畢竟鄉
情清涼觀國師與荆谿向背宗旨懸知口授莫若心傳殆將務
勿勝而勝焉以俟弗其然而然者

旋掃劫灰百堵皆作別開表刹一塵不生橫陳竝水樓臺合致
住山龍象其戒撿鷓白心源砥平振雪曲於夜弦換菱花於曉
砌眷茲淨社咸我同盟授樓煩之詩景英游於千載之下種瀟
溪之藕題芳字於一花之中賜以惠然諒其勤止右景迂強梅

峯為嗣子作疏關之

赤城山門檀越兩疏

戶外都無俗駕雲關赤城壺中別有春風京扁白玉雅宜振起
亦可棲遲恭惟其飽五合陳醉三大部辛勤十年讀自弦自歌
淒涼一把茆且耕且戰幼則學矣長而行之輝籤派傳盡得江
山之助孫賦典麗式增泉石之光偉茲兩奇伸此三請
祖師傳衣任豈不重侯國勸駕禮為家崇還它的的派通副此
區區推挽恭惟其不住學地欲闕性天真忘筌兔忘蹄得何所
得劍在床詩在手鳴果誰鳴自怜出岫之雲何與點頭之石諸
賢淵藪請為西晉社之游二瓠浮沉願駕東海若之說

一菴忌跡

四明中微嗟欲斷之縷五世再振回既倒之瀾遂令糟粕之餘
即反醍醐之正洗空名相爰立師宗潛符雖應於心弦絨授莫
逃於已子如愚不肖實類難齊揮斤長想於當時記劍敢忘於

諱日式資後供允荅先期其伏願雙輪載馳行與願廣寸談不滅入止器存見未散之靈山禮重開之古塔

代錢氏請超果主人山門檀越兩疏

太虛解講經源派袞袞信相徒思壽瓜映綿綿湏善聽於無情庶永延於正命莖中青銅之選青衫影從檀白雲之場白衣首肯賡載歌於伐木藐六震於飛花尚口數窮於心無媿客帆風送葉試參水檻之詩王孫夜歎錢拈却法身邊事

先君子再振超果印實相之方丈室久虛繩床梓埃來者起此廢弊之劇付茲派通之長恭惟其樂在心傳如適華胥氏之國攻於性具欲哉清泰土之花自二威絨授之餘至諸老縱譚之後悠悠半榻忍負初機落落全提消歸自己孫又生子長開六勝地之門谷可為陵無忘七聖財之益

智詮畫觀音求僧疏

幻白衣相欲圖白足之歸遇青眼人安莫青銅之中到此無非

選佛蛻塵便是酬恩於一毫端普示圓通境界仰叢霄上霈沾雨露恩光發槁枝春看大士面

刺血書經求僧疏

七軸玄文兩回刺血十年苦志一等關心不假修持是真精進粲芬陀利點發何難求鬱多羅拈來便了

買屋疏代人

木上座歇脚院小無可容之單孔方兄點頭隣高有可買之屋庇士之心易廣告人之口難開翼瓦侵天既荷包涵之量面墻隙地願承展拓之恩

法花寺建鐘樓藏殿疏 尼惣持塔上翠蓮花開處

法花名字源流於玄學比丘尼塔石莓苔冠冕於清茗阿練若別傳器重直指才難周雖有婦人焉魯豈無君子者芳騰菡萏宏開百堵之官舌粲芬陀密贊萬年之慶即今隣刹疇曩附庸待扣蒲牢欠稜層一百尺欲栖海藏分突兀千萬間借擗蒲一

擲之零洗膚髮一毛之靳有餘補不足登門如變化之真益寡
以哀多賀厦待歸來之燕

盧溪盧行者求僧跡

投刻草機國家舉子挂非臺鏡田野樵夫既為禪衲清規又屬
盧溪故事不如同姓扣諸父之門墻不如待時趁九天之雨露

趙智才求僧跡

慕西印古竺軋去依空寂自東嘉古洙泗來覓伽梨囊無半錢
鉢有五綴付諸身外柰此心初成佛還一闡提人殊恩當報出
家乃大丈夫事小知何堪承九天雨露之餘赴一日風雲之會

覆峯捺田跡

門戶雁宕後覆峯來唉舌龍湫聽萬象說相傳既久闕名派其
幾何所收不多節遊客者過半漲塗可捺綿力矣為遂游舍衛
城中借援善財童子自無心得還如罔象求珠便趁春畊莫遣
泥牛入海

石佛金地寺塑佛并廊屋跡千中宮

定起時月滿回廊空聞梵放香銷處苔生古殿不見瞿曇直須
土木經營然後丹鉛像設寺砌明如鏡何妨路入塵中山房冷
似冰小垵春生天上

大浮山建寺跡

蜃樓幻出岑樓初非實事石鼓夢符金鼓豈是虛聲如靈山未
徹時發造物無盡藏駝龍蛇斬蓬蘽行且破荒履巉巖披蒙茸
何妨尋勝點頭便了插草當成殿閣參差罔罔開大圓鏡風烟
彈壓巍巍着小浮圖福我邦家及尔黎庶

四祖建傳衣閣于中宮跡

濁港相逢得周氏處女之子深岩示寐載龍眠居士之銘佩中
印冢上乘為震且第四祖陰翊王度導萬善於淮西直指人心
揭單傳於天下子生孫又生子南陽監官唐為帝者師今視
昔後視今佛海拙菴宋致天子問拈起話頭雖云記劬欲開

重閣名曰傳衣兩朵翬飛一門超出野僧如憨皮袋持盃八鄢
母儀在率隨宮肯首領話纖塵不立萬壽無疆

小江寺懺堂疏 寺近馬廟

小江輔竝惟天福古金園列刹相望似永和脩竹寺墜緒嗟懺
堂之廢扶顛非一木之支欲乾五濁濤瀾更息三禪風火盡在
是矣豈有他哉幻世塵勞看華嚴知佛貴行宮香火觀河洛思
禹功誰賞此音我作是說

師子吼寺修造疏 萬善相家邊

此寺家古曾聞師子顛呻它刹弗如佇看象龍跡踏昔受靈山
付囑今蒙大造鈞陶可無頌禱輪奐以承終抑亦扶持顛危而
振始叢林改觀式昌袞繡之鄉人物增華願借帡幪之託

菩提寺砌撒骨池疏

漾漾涵空安用黃金作底方方裁碧却湏白玉為堤平分一曲
湖光闊着九蓮池水看我湘南塔樣指出多明比他城外饅頭

相去多少

城北寶嚴建佛殿 千步司

佛可師也邁先覺之天民人皆仰之媿後成之靈運嚴事成虧
輪奐淒涼忍吊摧頽喚回諸上善人共入普光明殿豐逢大有
歲歲宜秋旅進同人家家無事當此間暇之際舉茲遺缺之文
哀一錢至億千萬錢若初地至四十一地郊闕之外徹鐘梵於
叢霄帷幄之中混車書於四海 步師司在側

韓菴顯侍者刺血書法花楞嚴花嚴諸經幹緣廬舍
那佛并龕座疏

選盡衆工幻舍那千花之相瀝乾十指書華嚴諸部之文非外
馳求是真精進函盛百軸血滴滴苦口丁寧光透一龕月腫腫
明毫宛轉

慧光菴慧明求僧疏

五十求僧魯交絕韋之始八旬行脚渭濱入夢之初事豈嫌遲

時安可失心空一舉便如登第之人身貴兩全即是承恩之地

馬要寺建浴院疏

澡身浴惠始聽滄浪之歌就室更衣要須盤礴之地土木之事必作茗雪之清可剽取材於山務選掄於梁棟畫宮於堵盡工巧於準繩豈惟沾沐恩波亦乃緜遲仁宅舞雩聲裏詠歸三月和風無垢人前着得一杓惡水

勸請明回全維那住傳法疏黃岩尼寺

淵靜無滓珠明直透沙渾爐深欲冰豆爆弗知灰冷借諸天一臂之力兩四種錯花之香法固如斯衣傳用既焚一駒應識萬馬皆瘖衆目斯張六宗俱墮要打劉鐵磨孰知派水之音只見漚麻池甘屈黃金之膝離倫絕類轉位回機明月落誰家待尋盟於北道涼風起天末如致爽於西山

圓老骨歸澱山塔疏

到處死到處埋聊復尔耳或在彼或在此亦豈徒然化緣易盡

於劍津熟處難忘於湖上欲問三姑就地作小浮圖却教諸子施工千大檀施

夏港龍祠疏

菩薩龍依佛而住獨砥橫波清河公御風而行一帆到岸遂輟襄陽之俸來興梵釋之居尚餘龍祠未愜公意揭虔弗稱坐臥何堪敢辭載馳載駢行頌美輪奐濤瀾帖帖錫多惠於舟航土木區區集成功於檀度

修慈受開山塔疏

詔頒三命開壯觀之叢林葬僅百年嘆摧頽之塔戶感行嗟於道路忍坐眠而盤食只有求人別無出着起雲雨一變足矣孰不知歸擬寒山千偈琅然法當嚴寧自檢赤手誰豁青眸欲光奮於前修冀復還於舊貫

老壽菴湯妙應求僧疏

菴標老壽借慧日之大名姓嗣湯休誦碧雲之新句以二師為

準的仰百世愈芬芳要
先雨露旁沾然後衣
孟容付一燈續晝
發明本地風光五福
開田回施當家檀度

長興元保光砌路疏

道非墻外何須泣
岐車出門前便應
合轍此外別無款
及是它自作難方
將行險之時已昧
扶顛之步磨稜合
縫經營確實工夫
以石代甄成就平
生履踐

南高峯修塔疏

江分東湖仰西湖之
光華塔在南高俯
北高之培塿尺五
去業霄之上百尋
居壽域之中若非
梵釋莊嚴何以人
天交接自晉東土
逮宋行都奉古德
涅槃後身作長安
几案間物人人瞻
仰增修未有梯媒
面面飄零坐視可
無慚愧倘記靈山
密付遂依輦刹中
興集事弗難合尖
便了待肅宗皇帝
請師塔樣留與人
看如善財童子發
足機緣即成佛去

祈晴疏

八家力田田則既粒
六府重穀穀惟其
艱潦欲淨而雨露
秋已高而天怒倘
賜宥過敢忘祈哀
伏願轉凶為豐退
狂瀾於三舍歛陰
而霽升晴日於叢
霄式資洪休允賴
終惠

梵天建藏殿并藏疏

半字滿字空蹄三
部之文美奐美輪
頌禱萬年之壽殿
有幃幃之德藏開
容攝之功樞運轉
而莫窮經流通而
無盡大福田於斯
為盛無盡燈舍此
何之根本部宗本
自龍宮奧得修多
羅教爰從任灌知
歸悟海眼於靈岩
一期破讀證法華
於南嶽三昧見前
橫迷津洲豎濁世
眼誰非施者自辦
肯心梵天華觀何
許飛來竺土貫花
是中拈出

如意院幹塗田疏

泥牛入海瘠田有
力誰耕秧馬絡頭
熟稼無風自下欲
嗣鼓鐘之響盍充
庖廩之虛孰非可
白之人自笑不黔
之突文深蘭若舊
無市產之章水淺
蓬萊新有捺塗之
利藉資糧而加行
成定

慧以謀身退海若三舍之餘借善財一臂之力厥土燥剛之日
八福開田黃雲穰稔之秋十方同會

虎丘重修池上施食亭疏

冷浸雲根寒碧劍湧龍光煖浮對杪晴融亭垂虹影巖嶽橫開
有地輾轆自轉無聲老屋凌虛脩梁架險損七財之餘力我欲
扶顛開八福之良田君其種惠

德清集雲建西方殿疏

火後精廬喜瑞雲之再集光中化佛思古殿之重新缺文欲奮
前修成事須乘樂歲觀無量壽度有緣人非惟徑路之求攝心
以境是謂不言之化與物為春一埽一覽皆願力中來美奐美
輪豈福田外覓溪浮紅藕酣酣九品之花路入青雲步步四檀
之報

天台螺溪再造疏

十五州之地小錢寺惟崇三千歲而河清螺溪再振挈頽網於

台嶺會新學於狼煙懋孫枝於天竺四明狂瀾既倒傾祖室於
震風凌雨一木難支賴測隱之片言試權輿於百廢羨輪奐奐
皆從願力中來同德同心何必宗徒外覓

楞嚴院念佛會疏

佛名無量壽初度將臨人生有限身末梢何託必欲脫屣五濁
當先題名九花式東林入社之芳塵為西土問津之捷徑半日
閑休云易得便合歸來千年調却是難為莫教蹉過

楞嚴幹長堂疏

擬辦長堂輒陳短疏疏上都無別語堂中儘有同衣須是寒灰
槁木道者無心管取華屋朱門諸天打供清磬是非外數聲又
送斜陽生涯鉢盂中一鉢不憂明日

蘭溪密山寺建佛殿浴室翻蓋廊宇疏

寺虧殿宇網未提綱殿欠佛天衿猶缺領欲頌它時輪奐試看
今日權輿無心便脫根塵拊令反頤有酒先澆柱石囑使毋傾

紫金山一橫陳，白銀闕巍巍化出雙鷗棟。春乘時直亘層雲，千輻輪文，拍日重光偉迹。

憲聖香火寺修造千中殿跡

憲聖在天之靈，福康後聖天台傳心之教，光贊上天，願香火之蕭條，避簷楹之歌側，玄穹后土，隨覆載以為春，凌雨凌風，惟併蒙之可託。

新涇淨土寺修造跡

新涇淨土開天台教觀之坊，舊日炎丘，幻水鳥樹林之地，既擅此方之勝，又居列刹之先，闕見室家，墻虧數仞，入見宗廟，戶欠重闕，屋老欲支，湖堙將浚，然後樂所求之道，身貧道不貧，去來瞻爰止之，烏人好鳥亦好。

白蓮寺建千佛羅漢閣跡阜

大比丘僧一片瓦皆成佛事，芬陀利寺于花臺雅稱樓居，未見勝光明幢已住大莊嚴，歲周遭闢，植透徹根源，倘知是中無地。

高卧元龍，頌信向上，有詩不題黃鶴，方廣馴玄虎，莫非阿羅漢，神通華亭，近白牛，盡是王老師，擅越。

南高峯建五通殿跡

篤實輝光之德，聰明正直之神，欲大顯於南高，暫小休於北塔，可無瓊堵，雖百堵未足為多，只有五通，那一通何曾欠少。

華亭南禪展三門，藏殿鐘閣跡

展拓三門，寬着廣庭，明月接連兩廡，平吞大厦，清風東開貝葉之輪，西架蒲牢之閣，舉行衆役，式賴四檀，福皆可種之，田心等無偏之施，鶴鄉蕃衍，佇觀華表之歸，雁塔標題，追復慈恩之盛，請寶幢維那跡。

雜花繁於圓覺，義在約觀，圭峯默契清涼，印叨真似，試筌蹄於諸部，歸橐籥於斯文，恭惟共千偈，濤灑未酬，初志十年燈火，擬榮新功八十卷，一嗅無遺，未盡善也，百十城徧參，便了反太速，乎屬茲緣，遇風雲政，尔果薌霜露，圓融行布，發明言外之文，講

貫流通仰贊域中之大

開元改三門為殿并塑佛跡

佛者覺也。蓋開先覺之權。天何言哉。當示不言之化。幻跡跌于輻相如光明七金山。即自舊之門。可無餘地。揭維新之榜。別有奇觀。風動銀鑼。聲沈萬籟。春生枯朽。歡沸層城。分輝月滿。千江據令草深一丈。浮圖插筆。清茗寫盡陰晴。梵放薄雲。大施增成。富貴

建康天寧修佛殿跡

佛者覺也。出乎其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殿宇有嚴。人境無別。古殿欲壓。此心敢安。湏大力量。大富貴來。振顛危。則小招提。小比丘。均蒙休庇。霧沈半壘。盍觀用晦之時。潮打空城。試聽翻瀾之辯。

四安梵慧院普賢閣跡

開自銀界。莫非功德。莊嚴截紅塵。匾蓋是梅檀樓閣。菩薩分身

林作林

之地。信心種福之田。湏輪困捎日之林。飛突兀切雲之觀。欲識普賢住處。何必它求。試看童子來時。端從此入。

廣教水旱後化齋糧并修造跡

相國師斷際。備無求斷際之徒。祖師摧六宗。來不拒六宗之黨。石混俱焚之玉。沙葺未汰之金。惟反已而怒人。聊抗塵而走俗。損餘補不足。蓋測隱之常心。持危扶其顛。在東彝之懿德。領言前意。湏箇中人。歌有道之朝廷。九年水。七年旱。笑不霸之佛法。二生受三生。寬試聽八十歲老僧之言。來下百千劫。信根之種。

淨慈請明晦翁山門諸山兩疏

鼎湖龍去。追嚴敢怠。於廣昏印土。花開分布。已周於華夏。湏空王入室之子。奉先帝在天之靈。新命其轉位。回機別行。一路息陰。休影不羨。群飛弗打。諸方葛藤。是謂邁往。自有一種風度。孰非崧塵。九河翻四辯之瀾。一髮引千鈞之寄。盍觀及擲。毋葺奮迅之威。所向無前。更試崢嶸之步。

禪教並作魚鳶自樂天淵劍佩相譏肝膽徒分楚越小低高韻
以尉同盟恭惟其志在聯燈明集卷之三氣吞列祖語無遺恨知我罪
我惟春秋道不虛行以指喻指齊天地鈐鑿妙密鐘鼓鏗錫老
圍澹秋容更持晚節隣燭分餘照并望強宗試眼親手辦之機
免唇山齒寒之歎

臨平佛日請度老疏

數門著書曾千萬乘提藍撼蓋已落諸方翻身巨闢重闕拭目
橫飛一鶚恭惟其了行脚債是到家人披龍箴而徧探過屠門
而大嚼水迭臨平有路舟橫野渡無人紅藕香中數聲柔櫓滄
茫外碧雲句裏一箇閑人天地間九馬群空法輪三轉

矮道智辯砌路跡

道者少機關得路塞路矮人多計較要平不平辨心自我笑談
間得力在他行履處磨稜合縫踏着便解通方就下平高蹉過
休言不道

行者求僧跡

教必尊僧乃佛祖所自出人能弘道非將相所獨為將探道之
根源豈竊僧之形服望禮部牒如蟾杖入手之榮揮長者金過
驪領得珠之喜

開散楞嚴會跡

具足圓覺住持圓覺金屑猶存示等虛空證得虛空蠟人何與
那伽在定佛頂旁宣眾口同音諸天聳聽伏願六殊勝地展升
平磅礴之基一闡提人同盛大光明之選
三月安居圓覺伽藍具足一音宣演普明風月平久當盡反於
聞聞豈獨忘於見見伏願光明佛頂燭蔽天家勝之幢久遠僧
祇歷盤石無疆之祚

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普賢未裝跡真示曾到

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縷金間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歲
此段光明曲為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瓶瀉之機滿月

無塵壯億萬歲龍游之地

巖少瞻住其兄杜仲喬菴跡

伯氏吹埙仲氏吹篴靜聞逸響楊氏為我墨氏蕙愛橫制頽瀾
把茆寄罔極之思一枝託粉飛之翼恣惟焚曹公半座略露一
斑將軍歟虎而不戾聲名益振諸子索車而出戶童穉何知遲
遲去父母之邦落落掃箕裘之業平生嫌佛不做袖手藏鋒行
止非人所能隨機應變

五峯請愿毒果跡

鳳兮德之衰嗟光明幢之將仆虎哉角而翼知霹靂手之難藏
無心借重於王公據令折衝於佛祖恭惟其金雞識粟鐵舌翻
瀾尋臭味於芝蘭略玄黃於麒麟深涵厚養半生有口慵閉捷
出橫飛一笑與時俱奮拔乎其萃鳴則驚人試尋海上英靈來
看關西雋傑

一老住紫籜縣跡

高卧白雲花雨後渠狼藉不題黃芽姓名何自知聞雖蟠緜
之鱗孰掩騰芳之麝恭惟其人三池養駿如渥洼千里駒四辯翻
瀾是曹源一滴水方其學也譬如農夫是穰是莠語其證也圓
同太虛無欠無餘白岩十載鴻祐三年親曾小試冀北一空青
銅萬選時看全提密贊弦歌斬新鐘鼓

川行者求僧跡

不耕不耨所難出明桑之右忘寢忘食所急在寢食之先誓委
質於六和敢負恩於四重是真法器可無位次安排雖百伽梨
亦有龍天辦集



